



中国戏剧出版社

宋徽宗传

冯国超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大传/冯国超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104 - 02149 - 3

I. 中... II. 冯... III. 皇帝—列传—中国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130 号

中国皇帝大传

责任编辑: 李宝云 张榕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84042552 (发行部)

传 真: 84002504 (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20

字 数: 3000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104 - 02149 - 3/I · 850

定 价: 551.00 元 (全套 19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国皇帝大传》编委会

主 编：冯国超

副主编：彭诗琅

撰稿人：鉴南军 向 斌 林晨阳 许雯继
孙 建 张 夜 戴辉军 李浩勤
苏晓峰 陈 伟 何文进 周晓松
黄文霞 李元庆 胡春红 罗景才



目 录

赵佶出世不凡	称帝即是应命	(1)
严惩奸邪小人	公私两仇俱报	(8)
广纳忠臣直言	隐然一代令主	(15)
天子出尔反尔	奸臣兴风作浪	(24)
蔡京穷凶极恶	徽宗反复无常	(36)
徽宗钟情花石	逼反民众无数	(47)
徽宗宠信道士	妖孽充斥宫廷	(63)
享尽人间荣华	用尽天下奸人	(80)
后宫佳丽如云	宠幸不及李师师	(102)
数宋朝风流帝王	还看徽宗赵佶	(118)
懦弱好战之主	几曾识得干戈	(141)
兵败自取其辱	被迫退位禅让	(151)
临难举措无常	宋朝山河破碎	(180)
徽宗仓皇南遁	奸臣一一伏报	(196)
金兵卷土重来	天子成阶下囚	(208)
看尽凄风冷雨	命丧边陲小镇	(234)



赵佶出世不凡 称帝即是应命

公元1082年，大宋王朝正是宋神宗的天下，这年的十月十日，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李后主人物优雅，再三叹异。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赵佶（即以后的徽宗）告生。而且，据说徽宗出生前夕，神宗还梦见李后主来谒，所以徽宗的文采风流，过李后主百倍。

李后主是南唐的亡国之君，文名冠绝一时，后南唐为宋朝所灭，李后主被俘至宋朝京城。宋徽宗以后的经历，与李后主颇为相似，所以后人附言此说。

赵佶的生母是陈皇后，陈氏自幼聪颖庄重，艳若桃李，选入掖庭为御侍，生下赵佶后，进位为美人。公元1086年，神宗崩逝，她居住于陵殿之侧，因哀伤过甚，形销骨立，左右捧粥、药劝食，她挥之使去，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不久，便香销玉殒，年仅三十二岁。

由于生在帝王家，赵佶生来就与众不同，其地位享受自然也迥异常人。公元1083年，刚满一岁的赵佶便被封为镇宁军节度使，宁国公。

神宗死后，赵佶的异母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哲宗与赵佶手足情深，即位后即封赵佶为遂宁郡王。公元1096年，赵佶又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的身份封为端王；1098年，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

赵佶从小便显得与众不同。到做藩王时，更加风流倜傥，举



止与那些喜欢声色狗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当时，他的弟兄们大多沉溺于享受，不求上进，只有赵佶醉心于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赵佶年届十六七岁时，已名盛于世。与驸马都尉王洙（字晋卿）、宗室赵令穰（字大年）往来。二人都善于丹青，作画清丽，令穰又擅长书法。受他二人的熏陶，赵佶的书法、绘画、诗歌都独步一时。

哲宗即位时，只有九岁，稚气未脱，由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直到他十六岁时高氏死，才得以亲政。哲宗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天子，至多算是守成的皇帝。哲宗有两个皇后，第一个是孟皇后，但夫妇二人琴瑟不调，孟皇后后来被废黜，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她生有女儿，没有儿子。第二个皇后是刘氏，她生得绰约多姿，艳冠后庭，且又多才多艺，甚得哲宗宠幸，由美人、婕妤进位贤妃。孟后废后，刘氏入主中宫。她生有一子二女，但儿子赵茂出生三月便告夭折。

因哲宗久未生子，他的弟兄们觊觎皇位的便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热心的，还要数赵佶。因此，民间流传着不少与赵佶称帝有关的故事。

哲宗即位后，因皇嗣未立，心中郁郁不乐，一日，他派宦官去泰州（今属江苏）天庆观问一个被称为徐神翁的人，让他推算将来何人入继大统。徐神翁推算片刻，未发一言，只在一个纸片上写了“吉人”二字，交付来人带回。宦官询问再三，徐神翁只是摇头不答，宦官无奈，只得快快登程，将纸片交给哲宗。哲宗召集群臣观看，却没有人能作出解释。其实，“吉人”二字合书便是“佶”字，这预示着赵佶有朝一日要君临天下，徐神翁之所以三缄其口，是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元符年间哲宗常在殿廷上会见群臣，看班舍人必定手持笏板巡视班列，遇到没有拿好笏板或站立不按规矩者，便大声说：“端笏立”，提醒群臣上朝时要拿好笏板，以示对君王的尊重。因赵佶被封为端王，因而“端笏立”三字就



意味着端王持笏被立为帝王了。后来哲宗崩逝，赵佶果然由端王进位天子，“端笏立”三字竟然应验了。

还有一说，哲宗朝曾创建一堂，令群臣进拟堂名，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士纷纷献名，却皆不中哲宗之意，哲宗只好亲自搜肠刮肚，想出一个名字为“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却应了迎端王入继大统的意思。

上述几则故事或系传说，或属巧合，但均反映了当时赵佶的名望确实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在当时的记述中，赵佶还有所有应称帝之人的种种征兆，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祥瑞。他在藩邸时，有一个管家叫杨震，此人勤勉谨慎，忠心耿耿。一次，有双鹤降于端王府第。鹤降于庭，千古以来都被视为难得的祥瑞，朝中大臣纷纷前来庆贺，杨震怕传出去引起哲宗猜忌，便把那些人赶走说：“来的是鸛不是鹤！”又有一日，芝生于赵佶寝阁，左右之人又来称庆，杨震急忙掩饰说：“是茵不是芝。”这一连串的异兆，使得端王赵佶自谬不凡，对天子宝座惦记甚切。终于有一天，赵佶按捺不住，叫来一个手下人吩咐说：“你可持我的生辰八字到大相国寺去，等开门时进去，每一个卦摊前都推算一遍，询问吉凶祸福，但只准说为你自己算命，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那人奉命而去，在每一个卦摊前询问吉凶祸福。但那些卖卜者都信口胡诌，所说都不合意。最后才见一人，衣衫破烂，一副穷困之相，坐在卦摊之后。来人询问姓名，卖卜者回答说：“浙人陈彦。”来人拿出赵佶的八字让他看。陈彦端详良久说：“足下真会开玩笑，这不是你的生辰八字，乃是天子的生辰八字，何必来捉弄我？”来人惶惑不已，他怕陈彦看破行藏，一溜烟跑回了端王府，不敢向任何人泄露，直接把情况汇报给了赵佶。赵佶沉思片刻，对他说：“等相国寺开门以后，你再去一趟，见见那个卖卜之人，就说是我的生辰八字，不必再隐瞒。”那人奉命再见陈彦，将赵佶的话复述了一遍，陈彦叹息良久，对来说：“你可回去告诉端王：端王，天子命也，愿自爱。”隔



了一年，陈彦的话果然应验，赵佶顺利即位，当上了天子。

不过，要说赵佶有了上述铺垫，便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却也不尽然。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一病不起，军国大权都掌握在神宗正宫向皇后手中。向皇后是河内（河南沁阳）人，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公元1066年，神宗任颍王时，娶向氏为妻，封安国夫人，神宗即位，立向氏为皇后。公元1085年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生母宣仁圣烈高皇后定策立赵煦为帝，是为哲宗。哲宗立，尊向皇后为皇太后。宣仁皇后命人修葺庆寿故宫给向皇后居住，但庆寿宫在宣仁皇后居住的东面，按照习惯，东方为上，向皇后推辞说：“哪里有婆婆居住西边而媳妇居住东边的道理，那样岂不乱了上下之分！”坚持不肯居住。哲宗准备挑选皇后；同时为诸弟娶妇，向太后敕令向氏女子回避。族党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在大臣们的心目中，向太后是一个正直而不徇私情的贤淑女人。赵佶知道，要想从一名普通藩王成为大权在握的天子，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向太后的关节，只有她肯援引，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赵佶曲意逢迎，施展出浑身解数，讨取向太后的欢心，甚至着意笼络向太后身边的侍从，让他们在太后面前为自己说好话。久而久之，宫廷中上上下下都一致称赞赵佶仁义孝悌，又风流蕴藉。向太后也受到影响，对赵佶刮目相看，认为他贤于其他诸王。朝野间于是纷纷传说，一旦哲宗驾崩，继位者便非端王莫属了。

哲宗崩逝的当天，向太后便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之事。其实她早已胸有成竹，之所以要召集群臣，不过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她宣布说：“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本是一奸邪之人，他平日不喜欢赵佶的所作所为，认为他轻佻而不稳重，全没有天子的风度和气质，因而不希望他登上帝位。同时，章惇对向太后的打算懵然无知，还以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宰相，太后在立嗣这一重大问题上，不能不考虑他的意见，现在既是征询意见，可见立谁为帝还没有定局，便厉声奏道：“简王



宋徽宗像

赵似与大行皇帝一母同胞，天子既崩，按礼按律，都该是简王继位。”向太后摇摇头说：“老身无子，其他诸王均是庶出，不必如此分别。再说简王乃神宗皇帝第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之理。卿言不当，可再议。”章惇又奏道：“按照历代惯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今神宗皇帝十四子中藩王已丧其八，加上大行皇帝，共是九人。依照长幼顺序，应立第九子申王佖为帝。”神宗共有十四子，哲宗行六，在哲宗崩逝之前，长子佖、次子仪、三子俊、四子伸、五子洵、七子价、八子侔、十子伟均享寿不永，短命夭亡。余下的是九子佖、十一子佖、十二子佖、十三子似、十四子偲。这五人都垂涎帝位。章惇和赵佖并无深交，他之所以要推荐赵佖继位，目的不过是要阻止赵佖登位而已。赵佖出生不久便被授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仪国公。哲宗即位，对这位异母兄弟多方存恤，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大宁郡王，未几进封申王，拜



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虽不预政事，但是极高的荣誉衔，朝廷轻易不肯除授，只作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赵昺能获此殊荣，足见他和哲宗手足情笃。哲宗既崩，赵昺在现存的弟兄中居长，依照情理，应该由他继位。但遗憾的是，赵昺幼小时患疾眇目，倘若让一个眇目的人登基，岂不貽笑天下！向太后当即驳斥说：“申王虽然居长，但患有目疾，世上岂有堂堂天子眇目之理，万万不可。”她这一席话堂堂正正，章惇不禁语塞。向太后的目光隔着竹帘扫视朝堂，见大臣们一个个执笏鹄立，脸上露出惶惑之色，便徐徐说道：“申王既不可立，依次自然是端王了，汝等可有异议？”大臣们面面相觑，无人回答。章惇见无人出来争辩，便急不可耐地大声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君临天下。”知枢密院事曾布见章惇疾颜厉色，全无臣子之礼，便大声斥责他说：“章惇从未与臣等议论过立天子之事，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皇太后言应立端王，臣聆听多时，觉得圣谕极当，臣极为赞成。”知枢密院事是枢密院的长官，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合称“二府”，曾布职高位崇，因此敢与章惇分庭抗礼。曾布既提出了异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跟着附和说：“应当谨遵太后圣旨，不可节外生枝，再有他议。”其他大臣也表示服从太后旨意。满朝文武中，除了宰相章惇一人外，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章惇见孤立无



宋徽宗韦皇后像



援，只好一言不发，听太后定夺。向太后知道现在事已定局，便缓缓说道：“先帝在日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之相，且又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现存诸王中无人可与他比肩，于情于理，都该立他为帝，无庸再议。”众臣都无话可说。于是向太后命人传召端王赵佶进宫。

赵佶入宫后，就在哲宗灵柩前即位，是为徽宗皇帝。徽宗皇帝当时只有十九岁，于是群臣请太后共同处理军国重事，太后却道：“嗣君年长，不必垂殿。”徽宗泣恳再三，太后方才允许。并通过御药院内侍黄经臣传旨说：“嗣君已长，本不应垂帘，以皇帝圣孝，宫中累日拜请，泣涕不已，今姑循圣意。才俟国事稍定，即当还政，必不敢上同章宪明肃（真宗刘皇后）与宣仁圣烈（英宗高皇后）二后，终身称制。”然后由蔡京草诏，颁示天下。



严惩奸邪小人 公私两仇俱报

哲宗在位时，因少不更事，致使朝中奸邪济济，民众对这种状况怨恨甚深。当时朝中著名的奸邪有：章惇、安惇、蔡卞、蔡京、林希等，他们都位居要职，把持朝政，使正人退位，良善受欺。徽宗即位后，要想稳定局势，并有所作为，清除这批奸邪就是其首要任务。

徽宗在初即位时，也确实表现出了一位有为英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并以此为他革除弊政，清除奸邪提供依据。诏书中说，朕以眇身入继大统，任大责重，不知如何治理天下。四海之大，问题之多，非朕一人所能遍察，还赖文武百官及庶民多进忠言，以匡扶朕之不足。举国之内，每人都在思考问题，村氓百姓之中，也不乏可采之言。凡朕躬的阙失，如朝中大臣的忠奸、政令是否妥当、风俗是美是恶，其他如朝廷的恩泽不能普及民间，百姓的疾苦无人关心等等，均可直言，不要心存顾虑。朕正开言路，消除积弊，对于说言嘉谋，惟恐听不到。其言可用，立即有赏，所言不当，亦不加罪。中外臣僚以至庶民百姓，各许实封言事，在京言事者，送给所属正域长官；外地言事者，送给所在州军转呈。

诏书下达后，宰相韩忠彦立即上奏说，哲宗即位时，曾下诏让天下人言事，献言者以千百计。及至章惇为相，命人摘取上书人的片言只语，随意发挥，诬之为谤讪朝政，应诏言事的人大多获罪，至今人们还愤愤不平。如今陛下又下诏让中外直言朝政得



失，请陛下汲取前车之鉴，免得敢言之士疑虑重重，箝口结舌。中书舍人曾肇则说，祖宗以来从不编录臣僚奏章，偶而编录，亦略去姓名，以爱惜言事之人，免招罪戾。若一一编录，流传四方，必结怨于其子孙。编录臣僚奏章，有百害而无一利，请陛下三思！徽宗认为说得有理，便下诏撤销了编类臣僚章疏局，让百官庶民放心言事。

大臣们见徽宗襟怀豁达，肯听忠言，上书言事者便络绎不绝，而奏疏又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邪。筠州推官崔鷟只是掌一州中司法事务的小官，位卑职微，但他不以为意，仍披沥肝胆，直陈己见。他说，陛下下诏求直言，臣有话不说，便辜负了陛下栽培之恩。如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恶，法不能制，这里不暇细说，只想说说陛下身边的忠邪之臣。接着便直斥宰相章惇，说他乘时攫取富贵，揣摩上意以固权位；接受贿赂，结交匪类，探听宫廷消息，以奇技淫巧引诱圣上之心，以女色倡优败坏圣上道德。操持国柄，恩怨必报，遮蔽圣聪，排斥正人，有议论政事者即诬以讥刺朝政，直言进谏者被说成指斥天子，以此来堵天下人之口，掩自己滔天之罪。凡此种种，都超过了历史上的巨恶大奸。朝廷上有人责备司马光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朝廷上认为是忠臣，而天下都称之为奸贼，京城中流传说：“大惇、小惇（指御史中丞安惇），祸及子孙。”还有人称章惇为“惇贼”，此等奸邪，如不严惩，便不足以平民愤。

徽宗未称帝时，就知章惇是奸邪之辈；他即帝位时，又是章惇跳出来反对，早已心存不满，因此崔鷟要求惩治章惇，正中下怀。但仅凭一纸奏书便惩办一名宰相，又恐惹人物议，说是挟嫌报复，便暂时隐忍不发。也是章惇合当天报。宋朝建立后，定下规矩，每遇皇帝驾崩，必用首相为山陵使。章惇例得此差，至八月间，哲宗葬永泰陵，灵輦陷入泥淖，直至一夜之久方才行。台谏丰稷、陈次升、龚夬、陈瓘等，弹劾章惇大不敬，徽宗当即顺水推舟，把章惇贬出朝廷，由宰相降为知越州（浙江绍



兴)。十月间，言官陈瓘认为章惇罪大罚轻，又说他在绍圣年间设置元祐诉理局，凡元祐年间言语不顺者，施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惨刻无比。结果章惇被再贬为武昌节度副使，安置潭州（湖南长沙）。章惇在哲宗朝任宰相六年，在徽宗朝任相才九个月，因为人刻薄，积怨甚多，言官们又跟踪追击。任伯雨劾奏他曾打算追废宣仁皇后，并称章惇在哲宗新故时，忽生异志，欲奏立简王似，其谋若成，将置陛下于何地？于是再贬雷州（广东海康）司户参军，职责是掌管一州的户籍、赋税。章惇为相时，曾贬谪词人苏辙于雷州，并下令不许他居住官舍。不得已，苏辙只能赁民屋居住。章惇又强辞夺理，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州郡惩治，因苏辙有租赁文书在手，州郡才无可奈何。及至章惇被贬雷州，欲租赁民舍，百姓说：“前苏公来此，章丞相无事生非，几破我家，所以现在不敢租赁了。章惇只得狼狈而去。未几，再徙睦州（浙江建德），后来就悄然病死在那里。

御史中丞安惇，职掌是纠察奸邪，肃正纲纪，但他却和章惇狼狈为奸。邹浩在哲宗朝因谏立元符皇后事，章惇进谗，被削官羁管新州（广东新兴），徽宗即位，邹浩才得以回朝任右正言。安惇对此上奏反对说：“邹浩复用，如何对得起先帝？”徽宗反驳说：“立后，大事也，中丞（指安惇）不言，而浩独敢言，何为不可复用！”安惇碰了钉子，才狼狈退出朝廷。当时，陈瓘劾安惇诳惑主听，妄呈私见，如果皇上想要明示好恶，应当从安惇开始，于是徽宗令安惇知潭州。后又因安惇和另一大臣蹇序辰在元祐诉理局编摘大臣章奏期间，受章惇指使，胡言乱语，随意污蔑人谤讪朝政，情节恶劣，朝野共愤，徽宗将二人除名，放归田里，算是从轻发落。

蔡卞是言官们攻击的另一个目标，他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绍圣年间任尚书左丞以来，不断做小动作欺骗哲宗，排斥异己。他每次中伤朝中正直官员，便事先递上密疏，详尽罗织罪状。哲宗不辨真假，自然同意他的意见，蔡卞趁机以圣旨名义



发出，让全国执行。这样，即使积怨，也与他没有丝毫关系。宰相章惇虽然老奸巨猾，也往往落入他的圈套之中。章惇、蔡卞二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章惇轻佻，好发议论，蔡卞却胸有城府，藏而不露。每逢朝廷上议论朝政，章惇往往摇唇鼓舌，一泄无余，而蔡卞则缄默终日，一言不发。大臣们都知道章惇的踪迹很容易探清，而蔡卞则莫测高深。正因为蔡卞老奸巨猾，朝中官员对他甚是顾忌。陈瓘见章惇已去，蔡卞还未受到触动，打算提出弹劾，又恐受到徽宗阻挠，便试探着上奏说：“臣欲击蔡卞，但思之再三，不敢贸然行事。”徽宗说：“却是为何？”陈瓘说：“朝臣中议论纷纷，都恐惧蔡卞去朝而其兄蔡京返朝，因此不敢。依臣愚见，起用蔡京不若仍存蔡卞可也。”徽宗说：“朕已思之周详，即使贬谪蔡卞，也决不起用蔡京。设若如此，岂不等于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卿勿存疑虑。”陈瓘见徽宗态度坚决，便上疏列举了蔡卞六大罪状：欲迫废宣仁皇后；凡绍圣以来窜逐大臣，皆蔡卞为之；因哲宗之疑，导致元祐皇后被废，其谋出于蔡卞；编排元祐章牍，致使蒙冤获罪者多达千人；邹浩因进谏忤旨，蔡卞落井下石，故意激起哲宗之怒，导致邹浩被贬于远恶州郡；置局编录臣僚奏章，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皆是蔡卞出谋画策，章惇下令执行。罪大恶极，莫此为甚，愿陛下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御史龚夬上奏说，蔡卞与章惇表里相济，天下共知其恶，民间有歌谣说：“一蔡二惇，必定灭门。藉没家财，禁锢子孙。”这是说人们倘若得罪了蔡卞、章惇、安惇，必有灭门之灾，家产被抄没，子孙遭禁锢。又说：“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这是说如果触怒了章惇安惇，就会被整得连入地的门都找不到；若是惹恼了蔡京蔡卞，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了。民谣所指，并非虚妄，如果不是他们作恶多端，民间怎能有此等议论，望陛下明察！接着，台谏陈师锡、陈次升、任伯雨、张庭坚等先后上疏言蔡卞之奸，弹劾者共有十多人。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蔡卞不得已，上表乞



官观之职，徽宗照例下诏挽留，蔡卞又上第二表请求辞职，徽宗贬他为江宁知州。台谏认为处罚太轻，不足以平民愤，徽宗下诏免蔡卞知州之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太平州居住。诏书中有这样的话：“知江宁府蔡卞，早被识擢，荐历要途，爰逮先朝，遂与几政。莫效匪躬之节，惟存罔上之心，援引奸回，窃据要近，己所不喜，指为奸朋，构造语言，陷害忠良，摈斥流放，祸及子孙。惨刻之风，寢以成俗，忠厚之政，有愧于时。”尽管如此，台谏仍然弹劾不已，徽宗再降他为秘书少监，分管池州。

接着被弹劾的是邢恕。邢恕是一个伪君子，他心地险恶，绍圣年间任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时，与章惇、蔡卞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合谋排斥元祐诸臣，诬告宣仁皇后有废哲宗之意，引起轩然大波。又诋毁大臣梁燾、刘摯图谋不轨，几致灭族。陈瓘上书劾奏，被安置均州。

蔡京与其弟蔡卞是一丘之貉。徽宗即位时蔡京已被罢去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之职，贬为太原知府，但皇太后命暂留蔡京修史。侍御史陈师锡上奏说：“京、卞同恶，迷国误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结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龚夬劾奏他治文及甫狱时，大臣梁燾、刘摯、陈衍等皆含冤而死，子孙遭到禁锢，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等贬窜远方，心肠之狠，无异蛇蝎。中丞丰稷应召入对，论蔡京奸状，徽宗起初并不相信。台谏陈瓘、江公望等相继言之，徽宗亦不采纳。丰稷对同僚说：“蔡京在朝，我辈还有何面目居此！”再次弹劾蔡京。徽宗知众怒难犯，才把蔡京逐出朝廷，贬为知永兴军。言官们认为贬谪太轻，徽宗下诏夺职居杭州，诏书中说他“擢自神考，际会泰陵，上缘翰墨之华，起居侍从之首，为恶直丑正之行。”

林希在绍圣初年攀附权贵，起草贬斥司马光、吕大防、苏轼等人的诏书，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品质极为恶劣。右司谏陈祐上疏弹劾，林希被削去端明殿学士之职，出知扬州。